

# 岭南地区汉代陶囤研究

冯 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岭南地区汉墓出土陶囤的作用是存储未脱壳的粮食,其根据盖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岭南地区陶囤最早见于西汉中期,当时仅出土于南海郡,根据墓葬和其自身特点,可将岭南地区陶囤年代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分为五期。

关键词:岭南 汉代 陶囤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汉代是我国地主庄园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农业大发展的时期,目前出土的大量明器模型中,以仓储明器的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在考古报告中,一般将圆形粮仓称为“囤”,方形粮仓称为“仓”,有时也不论器物大小形状,一概统称为“仓”。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资料图说》<sup>[1]</sup>一书中,引用了多种文献资料,辅以图示,将仓、囤、京、囤等几种储粮器一一说明,使我们对此有了一定认识。徐寿群先生在《仓、囤与“筒腹罐”之界说》<sup>[2]</sup>中,进一步将考古资料和文献相结合,清晰地指出仓、囤、囤等储粮器的特点及区别,最后提出了筒形罐应为囤的说法,规范了这类器物的命名。此外,张锴生<sup>[3]</sup>、张建峰<sup>[4]</sup>、李桂阁<sup>[5]</sup>等先生也从不同的方面对仓囤明器进行了研究。

岭南地区汉墓中的圆形储粮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结构和刻划线纹看,以稻草编织成伞顶,在木板地台上支架柱枋,外面围竹席为壁的简易粮仓,在解放前珠三角地区农村中仍可见此物,当地人称为“谷囤”,在《说文·竹部》中记载:“筩,以判竹,圆以盛谷者”,也即今天说的囤;另一种是考古报告中常出现的提筒,敞口,圆筒形腹,早期器身较高,晚期变矮,底部内凹,往往成组出现,有的在器盖可见“□米千石”、“小豆□□”<sup>[6]</sup>、“清米万石”<sup>[7]</sup>等字样,证明这类器物也是储粮器。孙机先生认为:由竹席木柱构成的圆形粮仓是囤,以土壁代替竹木建成的圆形粮仓为囤<sup>[8]</sup>。徐寿群先生则提到囤应当包含筒腹罐,且认为同

属储粮器的囤、囤,在材质和形制特点上,为两种不同的储存粮食设施。在检阅考古报告时,笔者发现提筒类陶囤和陶囤、屋形陶仓经常一起出土,通常情况下,会出现有囤无仓、有仓无囤或仓囤均有的多为合葬墓,如番禺小谷围的M1<sup>[9]</sup>,该墓的M1A出土了陶仓、M1B出土了陶囤。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两者应为同一性质的储粮器。从岭南地区汉墓的出土情况看,陶仓中有炭化谷壳<sup>[10]</sup>,陶囤的门前有堆塑稻穗形象<sup>[11]</sup>,可进一步知道此类储粮器的作用应是存储未脱壳的粮食;提筒类陶囤上的墨书内容则表明这类储粮器存储的是已脱壳的粮食。由此可见,陶囤与提筒类陶囤为储存不同内容的储粮器,并且作为不同的器类各有其发展的脉络。本文主要是对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囤进行分析与研究。

## 一 陶囤的类型学研究

目前,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囤数量共有60多个,根据盖顶的不同可分为两大型,覆钵型和伞盖型;每型根据足部又可分两亚型,有足和无足;从腹部特征来看,可分为3式,弧腹、斜直腹和直腹,共可分为4型3式(表一)。

A型,覆钵式囤,盖顶平圆,中心一般有圆形突棱及攒尖。根据地台有足与否分为两个亚型。

Aa型,有足干栏式,根据腹部特征的变化分为3式。

Aa型 式,腹部为上广下敛的弧腹,标本广州汉墓M2022:1<sup>[12]</sup>,基部至囤盖突棱间附加三四条

表一// 各型陶圉出土情况统计表

	广州	番禺	肇庆	南海	封开	昭平	乐昌
Aa型Ⅰ式	√						
Aa型Ⅱ式	√	√		√			√
Aa型Ⅲ式	√	√					
Ab型		√	√		√	√	
Ba型Ⅰ式	√						
Ba型Ⅱ式		√					
Bb型							√

泥条,呈放射状,以示圉顶的骨架结构,圉身为素面,门开在圉壁正中,离地台较高,地台为不规则形,四角各有小孔以插圉足,通高(不连足)22.5、盖径32厘米(图一:1)。

Aa型 式,腹部为上大下小的斜直腹,标本广州汉墓M3016:28<sup>[13]</sup>,圉盖刻画数周旋纹,门框突出,圆形地台上有四孔以插圉足,原有的圉足已腐朽,足部为复原的木柱,通高(不连足)25.8厘米(图一:2)。

Aa型 式,腹部为上下等大的直腹,标本广州汉墓M4039:18<sup>[14]</sup>,盖面遍布下垂的栉齿形纹共四排,每排有双线旋纹相隔,显示这种盖顶是用稻秆编扎、分层迭盖的,圉壁满布双线菱格纹,在离地台较高处开门,不规则地台上有4个圆孔,下有4根陶足。通高(连足)31厘米(图一: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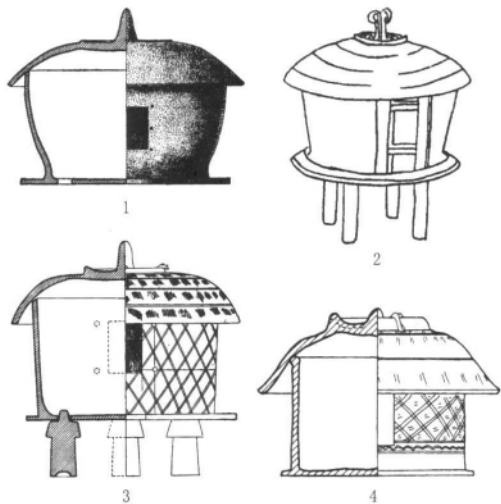
Ab型,无足平底式,直腹,标本肇庆康乐中路M9:1<sup>[15]</sup>,盖面饰二周弦纹,弦纹间刻双线纹,方唇,直口,器身开长方形门,门框突出,圉身刻划双线菱格纹,菱格内刻划双线纹以示圉壁的搭建结构,地台无孔,平底。盖口径27.4、圉口径20.7、底径22.8、通高18.8厘米(图一:4)。

B型,伞形盖式圉,盖顶尖圆,有部分盖顶带攒尖。根据地台有足与否分为两个亚型。

Ba型,有足栏杆型,根据腹部变化分为2式。

Ba型 式,腹部为上大下小的斜直腹,标本广州汉墓3030:91<sup>[16]</sup>,盖上有攒尖,圉身刻划双线纹,地台四角翘起,地台上有四孔以插足,图中柱足为复原品通高(不连足)30.7、盖径40厘米(图二:1)。

Ba型 式,腹部近直腹,标本番禺汉墓M10:16、21<sup>[17]</sup>,红陶,质硬,盖顶有攒尖,盖面饰茅草纹,器身刻划复线菱格纹及短竖线纹,圆形地台上有四孔以插足,足已失。盖径30、通高22.2厘米(图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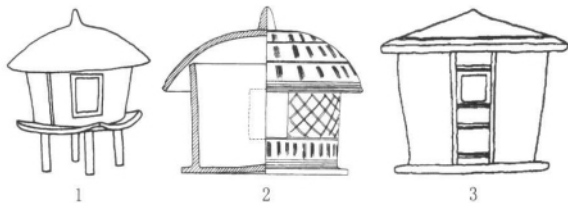
图一// A型陶圉

1.Aa型Ⅰ式(广州汉墓M2022:1)

2.Aa型Ⅱ式(广州汉墓M3016:28)

3.Aa型Ⅲ式(广州汉墓M4039:18)

4.Ab型(肇庆康乐中路M9:1)



图二// B型陶圉

1.Ba型Ⅰ式(广州汉墓M3030:91)

2.Ba型Ⅱ式(番禺汉墓M10:16、21)

3.Bb型(乐昌对面山M113:1)

Bb型陶圉,无足平底型,标本乐昌对面山M113:1<sup>[18]</sup>,盖上无攒尖,器身近口部开一口,口上有附梯,腹部为上大下小的弧腹,圆形地台,地台屋无圆孔,口径21.5、底座直径22.2、通高23.3厘米(图二:3)。

## 二 陶圉的年代学研究

目前,两广地区发掘汉墓数量已有数千座,其中以广州地区最多,研究也最为深入。1961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将1953~1960年发掘的409座汉墓资料经过系统整理研究,编成《广州汉墓》一书,该书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及其组合分析,结合纪年墓葬将广州汉墓分为五期,西汉墓分为前中后三期,东汉墓分前后两期,初步建立了广州地区汉墓分期的年代标尺。西汉前期又可分两段,第一段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到文景之间,第二段为文景之间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这两段也即岭南地区的南越国时期,这一时期的两广墓葬中没有陶圀出土,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西汉中期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到元成之间,西汉后期为元成之间至建武初年,东汉前期为建武初年至建初元年(76年),东汉后期为建初元年至东汉末年<sup>[19]</sup>。出版于2006年的《番禺汉墓》,以1990~1998年间番禺地区5处墓地共34座墓葬为基本材料编写,按年代来看,相当于《广州汉墓》的东汉后期,研究者根据墓型演化与随葬器物的组合与演变,提出这批墓葬可分为两期四段,分别为东汉中期与东汉晚期;东汉中期为东汉建初元年到本初元年(146年),即桓、灵帝之前;第二期为东汉末年,其中一些墓葬已经接近晋代<sup>[20]</sup>。本文结合已有的分期成果和出土陶仓的墓葬情况及陶仓的自身特点,将两广地区出土的陶圀年代分为五期,分别是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和东汉晚期。

Aa型 式目前共出土了3件,分别出于3座墓葬。以保存较好的广州汉墓M2022为例,该墓为有墓道竖穴木椁墓,墓内不分室,回填以原坑土为主,壶、罐等器物丰肩鼓腹,最大径在腹的上部,这些都体现了岭南地区西汉中期汉墓的特点,故年代当为西汉中期。

出土Aa型 式陶圀的墓葬中,以广州汉墓M3016为代表。该墓为有墓道竖穴分室木椁墓,器物组合以瓮、罐、鼎为主,共出的五联罐素面,无足,为五联罐发展的最后阶段,广州地区的五联罐在东汉时期墓葬中已经消失,所以该墓的年代下限不晚于东汉早期。同出的V型陶鼎已呈现折腹状态,年代当不早于西汉中期,故年代在西汉晚期。本式陶圀在番禺汉墓M34中也有出土,该墓为穹窿顶多室砖墓,共出的陶鼎与广州汉墓的M5080所出陶鼎较为相似,器物腹部均扁垂,为岭南地区东汉晚期的特点。可见Aa型 式的流行年代较长,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

Aa型 式陶圀,在广州、南海<sup>[21]</sup>、番禺<sup>[22]</sup>等地有出土。以广州汉墓M4039为例,该墓为砖木混构的横直券顶多室砖墓,出土的三足釜、瓮、罐等器物腹部最大径下移,陶鼎出现折腹,具有东汉早期的特点,所出铜镜为“长宜子孙”镜,也是岭南地区东汉早期常见的类型。出土该式陶圀的还有广州南田路M5<sup>[23]</sup>,为穹窿顶多室砖墓,共出的细颈瓶、陶罐腹部较扁,明器组合中出现了陶船,具有东汉晚期特征。可见Aa型 式陶圀延续时间较长,上限为东汉早期,下限可到东汉晚期。

表二// 各型陶圀年代统计图

	西汉中期	西汉晚期	东汉早期	东汉中期	东汉晚期
Aa型Ⅰ式	√				
Aa型Ⅱ式		√	√	√	√
Aa型Ⅲ式			√	√	√
Ab型				√	√
Ba型Ⅰ式		√			
Ba型Ⅱ式				√	√
Bb型		√			

Ab型陶圀,在肇庆<sup>[24]</sup>、昭平<sup>[25]</sup>、封开<sup>[26]</sup>等地都有出土,肇庆康乐中路的M9,为亚字形土坑墓,共出器物有羊圈、陶船等东汉中晚期常见的器形,根据报告的推测,年代应在东汉中期或东汉晚期;Ab型陶圀还见于昭平的风清M7,共出有龙虎纹镜等东汉晚期的器物,可见Ab型陶圀的流行年代在东汉中期到晚期。

目前出土Ba型 式陶圀的墓葬主要有广州汉墓M3030及M3011等,以M3030为例,该墓为有墓道竖穴双层横前堂木椁墓,这种墓型在西汉晚期才出现。所出土的器物以瓮、罐、瓶为主,共出的三足釜为西汉晚期新出现的器形,年代当为西汉晚期。西汉中期也有Ba型陶圀出现,如广州汉墓M2011、M2017、M2022,根据文字,仅能知道为Ba型陶圀<sup>[27]</sup>。

出土Ba型 式陶圀的墓葬中,以番禺汉墓居多,其中M10出土了2件、M34出土了1件,根据报告的断代,M10为东汉中期,M34为东汉晚期,则Ba型 式上可到东汉中期,下可到东汉晚期。

Bb型陶圀目前仅见1件,为乐昌对面山M113出土,此墓为有墓道竖穴土坑墓,根据考古报告中的分期情况,该墓为西汉后期。

上举各型各式陶圀的流行年代见表二。

未分式的Ab型腹部特征为直腹,相同于Aa型 式;Bb型陶圀腹部特征为弧腹,与Ba型 式、Ba型 式的腹形不同,而同于Aa型 式。Ab型的腹部特征与Aa型 式相同,Aa型 式的年代为东汉中期到东汉晚期,Ab型年代在东汉晚期。Bb型的腹部特征与Aa型 式相似,Bb型的年代为西汉晚期,Aa型 式为西汉中期,两者与年代相近的其它型式陶圀腹部特征相同。可见,虽然存在不分式的器形,但按腹部特征仍可分辨其年代。

三 陶圀各时期的器形特征与演变规律

根据以上材料,对各期陶圀特点做一总结如

下。

### 1. 西汉中期的陶圜特征

这一时期陶圜类型有Aa型 式和Ba型陶圜。这一时期的陶圜从顶部来看,可分为碗型盖和伞形盖两型,腹部则为上大下小的弧腹,器壁多为素面,开口较高,地台带圆孔可插足,基本为干栏式陶圜。

### 2. 西汉晚期的陶圜特征

这一时期的陶圜类型有Aa型 式、Ba型 式和Bb型陶圜。这一时期的陶圜两型同时发展,腹部从上大下小的弧腹发展成上大下小的斜直腹,表面为素面或刻划双直线纹表示框架结构,干栏式陶圜占多数,仅有少量的平地式陶圜。

### 3. 东汉早期的陶圜特征

这一时期的陶圜主要有Aa型 式、Ba型 式和Aa型 式陶圜,其中Aa型 式陶圜是新出现的类型。这一时期,A型陶圜除了继续存在斜直腹外,还出现了由斜直腹发展而来的上下等大的直腹,表面花纹由素面或双直线纹演变为菱格纹,基本都是干栏式陶圜。

### 4. 东汉中期的陶圜特征

这一时期除了Aa型 式、Aa型 式陶圜继续存在外,新出现了Ab型、Ba型 式陶圜,器壁花纹以菱格纹和菱格纹间短线纹居多,这一时期,B型陶圜也开始出现直腹形态的器物,到这一时期为止,所有的陶圜型式都已出现。

### 5. 东汉晚期的陶圜特征

这一时期流行的陶圜多为Ba型 式和Ab型。器物腹部多为直腹,还存在少量的斜直腹,都比之前的器形显得厚重,花纹为菱格纹中间有短竖线纹,地台也分有孔与无孔两种亚型,平底式陶圜居多,门前或国内多有人俑作搬运粮食状。

综上所述,陶圜的演变规律为:圜腹早期为上大下小的弧腹,圜壁多为素面;中期弧腹变化成斜直腹,圜壁素面或饰双线直纹以示框架结构;晚期除了斜直腹,还出现直腹,圜壁多饰菱格纹或菱格纹间短竖线纹。陶圜直到晋代和南朝仍有零星发现<sup>[28]</sup>,东汉之后的陶圜腹部呈圆鼓状,器身饰菱格纹,均为平底式陶圜,为陶圜的最后阶段。

### 四 小结

西汉中期,岭南地区仅有南海郡(现广州地区)有陶圜出土;西汉后期,乐昌地区也发现有陶圜,苍梧郡郡治广信(现梧州地区)还出现了滑石圜<sup>[29]</sup>;东汉中期扩展到郡治的附近地区,如苍梧郡的封开、昭平、南海郡的番禺、南海等地。同一型式

的陶圜,在广州地区与其它地区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别,如Aa型 式陶圜作为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型,在西汉晚期的广州地区已有出现,而其它地区如乐昌地区在东汉早期出现,番禺、南海等地更是晚到东汉中晚期。合浦地区作为出土明器较多的一个地区,则未见有陶圜出土,仓储明器基本都是方形陶仓和提筒形陶圜,这可能与合浦地区地处近海,风浪较大,不适宜用稻草做顶的陶圜作为仓储有关。其余粤北地区、桂西地区、桂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中都少见或未见有随葬陶圜。

目前,岭南地区的陶圜,最早见于西汉中期,从邻近地区来看,湖南、湖北地区出现相似器形的年代要比岭南地区早,如宜昌前坪的前墓35、前墓15、前墓17<sup>[30]</sup>等和湖南樟树山的M30都出土了干栏式陶圜,从墓葬形制和共出器物来看,两者都是西汉早期。西汉中期岭南地区开始流行的干栏式陶圜,应是在两湖地区的伞形盖干栏式陶圜基础上加以改变而成的,以稻草作顶,竹席为壁代替土壁,底下四足离地甚高,具有防雨、防潮及通风的特点。西汉中期以后,两湖地区干栏式陶圜逐渐减少,代之以有北方特点的深腹盘式圜,而岭南地区的干栏式陶圜则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东汉晚期才被平底式陶圜所代替,这是两个地区的不同之处。福建地区汉墓中明器较少,福建荆溪庙后山古墓中出土的陶圜,年代已到汉末或已晚至西晋<sup>[31]</sup>。从张建峰先生的研究中可知,江西地区常见的圆形陶仓为鼓形圜,其形制更接近北方<sup>[32]</sup>,与岭南地区的陶圜有较大区别。

目前,随葬仓储等明器的风俗最早起源于秦文化是学术界的共识<sup>[33]</sup>,在宋少华先生的《试论长沙西汉中小型墓葬的分期》中提到,陶仓出现在关中秦地春秋时期的秦墓之后,随即出现于战国关中、江陵等地的秦墓中,并沿续到西汉早期墓葬<sup>[34]</sup>。在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这一风俗随岭南地区与岭南地区联系的加深在岭南地区开始流行,并且成为出土仓储明器较为重要的一区。

(感谢许永杰老师对本文的指导!)

[1][8]孙机:《建筑 篇,圜,仓,廩,桥,栈道》,《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

[2]徐寿群:《仓、圜与“筒腹罐”之界说》,《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

[3]张锠生:《汉代粮仓初探》,《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4][32]张建峰:《两汉时期陶圜的类型学分析》,《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



- [5]李桂阁:《试论汉代的仓囤明器与储粮技术》,《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
- [6]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 [7]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 [9]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小谷围岛山文头岗东汉墓》,《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0][12][14][16][19][27]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30、227、330、282、456、225页。
- [11][25]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 [1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下册图版八五,文物出版社1981年,器高数据见《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68页。
- [15][24]广东省文物研究所:《肇庆汉墓》,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 [17][20][22]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番禺区文管会办公室:《番禺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6、342、291页。
- [18]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昌市博物馆、韶关市博物馆:《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 [21]曾广亿:《广东南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3]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田路古墓葬》,《华南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 [26]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封开县江口汉墓及封川隋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8年。
- [28]广州市文化局:《羊城文物珍藏选》,广州市文化局1997年,彩图120;李乃贤:《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第12期。
- [2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3页。
- [30]湖北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 [31]黄汉杰:《福建荆溪庙后山古墓》,《考古》1959年第6期。
- [33]韩伟:《秦国的贮粮设施浅议》,《陕西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3;宋少华:《试论长沙西汉中小型墓葬的分期》,《湖南考古辑刊》1985年第2期;张勇:《建筑明器起源及相关问题讨论》,《河南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 [34]宋少华:《试论长沙西汉中小型墓葬的分期》,《湖南考古辑刊》1984年第2辑。

## On the Burial Round-Based Terra-Cotta Barns of Han Dynasty in Lingnan Area

FENG Yu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The burial round-based terra-cotta barns unearthed from Han Dynasty tombs in Lingnan area were used as container for shelled food an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oofs. These barns in Lingnan area appeared in the middle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were only unearthed in Nanhai County. Such barn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from the middle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lat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hemselves and the tombs.

**Key words:** Lingnan; Han Dynasty; burial round-based terra-cotta barn

(本文终校:石磊)